

40061

3



宗鑑法林卷四

集雲堂編

應化聖賢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弗心思惟此姊見
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乃問甚處去女曰如舍
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
舍利弗與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當
依大涅槃而住女曰旣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
利弗與麼去



馮山喆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麼
去若能知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爲無非住大
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東禪觀云舍
利弗依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
弗與麼去也是隨邪逐惡 昭覺勤云住無所住行
無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腳跟下廓同太虛
如十日並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麼則與月上女同證
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住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
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說甚麼如舍利弗與麼去 法
林音云可惜舍利弗被者女子鈍置一上待伊云諸

佛弟子當依何住但云如月上女與麼住豈不得人
一牛還人一馬

淡籠烟深鎖霧鶯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
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蛾眉

佛慧泉

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祇此門已住如來大解
脫掌中至寶耀乾坤

圓悟勤

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他兩作家曲罷不知何處
去夕陽斜映暮天霞

石菴珞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鷄逐鷄飛嫁狗逐狗走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乃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相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卽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

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白雲端云我不如汝

磬山修云舍利弗好心不得

好報盡道被天女轉却女身據山僧見處天女莫道轉得舍利弗一人直饒轉得大地男子爲女身自家女身脫不得在何故旣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你那裏見舍利弗轉女身來

鷺子已圓無漏種換却身形總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胡僧步雪歸

正堂辨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提曰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

汝可往問弗往問彌勒勒曰誰名彌勒誰是彌勒
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拶誰名彌勒誰
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 昭覺勤云夢中說六波
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低聲低聲此義幽深吾不能
說爛泥裏有刺會中有彌勒大士可往問之推過別
人又爭得舍利弗問彌勒將錯就錯誰名彌勒誰是
彌勒者面皮厚三寸又云還委悉麼一句當機萬緣
寢削 古南門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夢中說法覺無殊妙用神通不出渠誰是誰名總彌
勒祥光起處現心珠 昭覺勤

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提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
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曰弗也又問何處得耶釋
乃舉手提曰如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
老子是同是別 天寧琦云澤廣藏山靈能伏豹放
過須菩提尊者尋常將什麼說法也好與一拶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提曰雨花者誰
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提
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
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雪竇顯云避誼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
也被者一隊漢塗汗伊更有者老漢把不住問是何
人早見敗闕了也我敬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
潑又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
乃無聞識甚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
衆雪竇幸是無事人你來者裏覓個甚麼以拄杖一
時趁下 磬山修云明覺似個築漏洞底一般空生
梵天底不妨築著自家底漏洞還曾築著也無

賓頭盧因阿育王問曾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
以手策耨良久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

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 翠巖真云且道什麼處見
直饒雪天縹緲湖光澹蕩且莫說夢 保寧勇代云

希有希有 雲居元代王驀面便唾 梁山遠云大

王輕輕借問尊者草草承當仔細檢點將來不勝漏
逗那裏是漏逗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虎丘

隆云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枉親見佛來雖然賴阿
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耨毛 密印名云尊

者喫育王一齋而積劫薰修漏洩殆盡會打黃鶯兒
何必金彈子惜哉 法林音出王語云將謂尊者親

見佛來

靈山會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窮金斗峰前重漏

洩莫將蒞子當天雄

正堂辨

尊者親曾見佛來雙眉策起笑顏開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

佛照光

以手策起眉毛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

今朝昨日

月林觀

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瞞至今應供四天

下春在梅梢帶雪寒

天童淨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

靜碧天無際水無垠

無準範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爲憍尸迦

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

惟欠一指遂欲弑母取指佛乃化作沙門在前崛

遂釋母追佛追之不及乃曰瞿曇住住佛曰我住

久矣是汝不住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投佛出家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當頭

劄覆雨翻雲在刹那

疎山如

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孳生口數多殺却渾家仍自

殺誰能奈得你儂何

野雲南

殃崛持鉢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長者曰瞿曇
弟子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
法待去問佛却來相報乃歸白佛佛曰你速去說
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崛奉佛語往告其婦聞
之當時分娩

天童恣云世尊移花兼蝶贈殃崛擔泉帶月歸產婦
雲在嶺頭閒不徹長者水流澗底太忙生案內有犯
四人俱依律發放了也且生下底孩兒如何理論分
付沒眼村翁一任鑽龜打瓦 廣教玉云殃崛持鉢
到長者門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值其家產難險

瞿曇弟子當有何法能免產難事因叮囑起我乍入
道待回問世尊切忌話墮及返具事白佛大似詐明
頭汝速去報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面赤不如語
直持語往告不妨軟頑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且信一
半今日將古人肝膈盡情揭露了也尚有一處諸譌
未經點出是那 一處送語傳言祇大都上他機境便
塗糊同時繡出鴛鴦譜信彩拈來是也無 檀度依
云世尊因風吹火尊者曲順人情其婦得產多少人
分疎不下噫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
德所由來尚矣 天潔旻云長者開當路陷窵要使

天下人行不得世尊放黃河鐵閘直得九曲三灣盡
倒流且道殃崛分上又作麼生洪波浩渺難通信從
教點額宿龍門

月裏嫦娥不畫眉祇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
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竹菴珪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
影不照其餘照衰領

徑山杲

綵仗神旗獵曉風鷄人催唱鼓鼙鼙銅壺漏永何時
歇如此相催卽老翁

南叟茂

斗轉霜輪徹骨清一天寒碧浸虛靈傳聲空谷無踪

跡一任韓獪吠月明

抱璞璉

煙雲封古洞迷却乍遊人借問三家老春光分半燈

磬山修

巖君高臥富春磯謝公深隱薔薇洞謾道寥寥沒信
通石女唱出雲中夢咄可知禮也

具足有

冰挾蝦蟆火飛蝴蝶柳絮愁霜荷花愛日要得燕國
寧太子入秦質

三宜孟

古路橫秋不可行遊人何事苦伶仃霜天孤鴈一聲

悄渺渺雲山倍慘情

白巖符

八百連雲雪未消日高秦樹恨迢遙長安一夜花開

盡二月春風似剪刀

節巖琇

晴光萬里含虛碧湧出冰壺玉一團隔岸曲終人不

見空餘星斗落江寒

法林音二

賢聖法來不殺生一回相見一傷情不知上院夜闌
者慣聽南柯第十更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
神力爲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旣還母骨旣還父用甚麼爲身學人到
者裏若見得去廓清五蘊吞盡十方

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個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

轉百億毛頭渾不差

經山杲

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

淨籬閒黃葉正爭春

自得暉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沈水東注良久云露

北礪簡

不假胞胎未是親曹山一笑起風塵夜來玉笛從何

發惱亂深閨夢裏人

覺浪盛

涼夜霜飛天地秋凋殘木葉見江流一時體露金風

裏月落澄潭不可求

笠山寧

乳鴉啼散玉屏空一枕新涼一扇風睡起秋聲無覓
處滿堦梧葉月明中

月厂屏

七賢女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曰屍在此人在甚處一姊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需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釋曰一切所需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曰我諸弟子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黃龍心云樹子若無寧善給濟既要給濟心不虛發如今有求無根樹子將何抵對 寶峰文云帝釋是

會不會若不會因甚散花請給若會又道實無此三般物作麼生明辨得不辜負聖女 三峯藏云聖女被帝釋熱瞞 福嚴容云七賢女大似買鐵獲金鑿石致玉得意則不無怎奈被瞿曇塗抹一上 嵩菴正云三般物帝釋早已拈出可惜賢女錯過無陰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嬌癡却將紅粉畫蛾眉嬌尸無此三般物那得天花撩亂飛 佛鑑懃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時髑髏眼裏放光彩 龍牙才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槌碎千年桃核不須
緣木求魚

蒙菴岳三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買賣賤死屍無處活埋露出
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
不如歸去

七珍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中拈得
出不須見佛問何如

天目禮

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
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

指掌中亦總是佛

雪竇顯云他雖是個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
稍難不免吞聲忍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
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你學老
婆禪 福巖容云老姥不欲見佛天然氣槩東西總
皆是佛氣槩天然於此見得老姥即佛佛即老姥不
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黃蘗琦云
不欲見佛風平浪靜總皆是佛水漲船高且道老姥
風騷在甚處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清化巖云
雪竇失却一隻眼殊不知老婆猶帶脂粉氣在見個

黃面老子卽便迴避若見山河大地又向甚處迴避
還有爲雪竇出氣者麼 文峰玉云婆子忒殺逞俊
殊不知也是日下逃影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祇有

一隻角

掩室開

城東聖姆坐蓮臺大地衆生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
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虛堂愚

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花風雨
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石室輝

淡掃蛾眉月下舞風流賣盡誰能覩玉容寂寞泪闌

干一樹梨花春帶雨

法林音

善財童子詣妙高峰叅德雲四維尋覓七日乃見
在別峰經行

鳳日珎云徧觀求覓竟不可見有道無見是真見又
有道法身無相要見個甚麼恁麼解會三生六十劫
也未夢見擊案一下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嵩菴正云善財於尋覓不見處卻較些子及至別峰
相見有甚交涉恁麼批判三十年後也要諸方檢點
妙高峰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踪若謂別山親覩
面片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智

澹煙漠漠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竿頭親蹉
腳海門波捲白蘋風

棘田心

渺渺雲山路正窮逡巡無計可尋蹤依稀似曲纔堪
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湛然澄

瞻風撥草路方窮四顧寥寥祇有空莫怪德雲無覓
處祇因親到妙高峰

卽念現

一念不生能覲體直下依然雲萬里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空辱夜塘水

道林志

善財詣那羅素國毘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音
讚已下牀執手佛刹現前悟真淨智卷舒自在得

無勝幢法門

石菴琇云衆中道毘目仙人將一顆黑豆換卻善財
眼睛殊不知毘目仙人被善財熱瞞一上至今放了
手收不得如今還有爲毘目仙人作主者麼

坦然古路勿迂疎霽月光風動十虛毘目善財當日
事好如潘閬倒騎驢

或菴體

善財後詣樓閣前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
入已還閉見千百萬億樓閣一一樓閣有一彌勒
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彌勒復彈指曰善
男子法性如是

妙意童真末後收善財到此罷南遊豁然頓入毘盧
藏悔向他山見比丘

張無盡

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城遊喪善財樓閣若還彈指
現分明有眼不曾開

或菴體

問處分明答處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
後滿面慚惶無處安

澗翁琰

善財初叅文殊次第至樓閣所歸到普門城外欲
得覲殊殊伸手過百十由旬與摩其頂卽見微塵
數知識卽受行其教

上藍超因僧問善財叅文殊後因甚卻往南方藍云

學憑入室知乃通方云到蘇摩城因甚彌勒又遣見
文殊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投子青云然道無
迷悟發證由師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是以文殊遣去
登須彌山海岸逢師市廛禮友或刀山淫舍罪忤王
宮或童女童男瞿夷聖后彌勒彈指普賢親瞻再見
文殊復有何事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昧光踪
歷窮盡妙還知更有一人因甚不叅良久云滿頭白
髮離巖谷半夜穿雲過市廛
日出昇空高下周崑崙源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
盡鴈去回南天地秋

投子青

五十三個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鞵蹋破成何
事爭似歸家罷問程

鐵山仁

茫茫夢裏去遊南五十三叅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
短善財脚瘦草鞵寬

大川濟

平生擔板逞婁羅叅罷歸來問若何一百十城都歷
徧識人多處是非多

笑翁堪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烟水無重
數買得風光不用錢

北磻簡

南方經歷幾雲烟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
岸一時翻作大光錢

無準範

善財詣佛會中叅普賢見乘白象王處紅蓮座一
心親近諮聞法要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卽獲佛德
顯同果海微塵三昧

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解烹茶
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花善財叅徧處黑豆未生芽

延慶忠

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放下屠刀曰我是賢劫
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

護國元云者屠兒當時放下刀便了不妨令人疑著
乃云我是千佛一數笑殺傍觀 東山覺云今時叢

林將謂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是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謂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者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天章玉云俊哉廣額屠兒者個刀子入手放去收來磅礴自在惜被世尊鈍置一上未免打個沒折合要識者屠兒麼意氣不從天地得要識世尊麼順水推舟力不多 城山洽云者屠兒宛有大人之作檢點將來也是瞎驢趁隊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昔日爲刀今日佛今朝爲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差別便見睂閒白玉毫 圓悟勤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退菴休

入夢新回睡起遲妝臺倒鬢整花枝不禁妃子顏如玉何必重栽眼上睂 證心修

天親大士從彌勒宮中下無著大士問經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天親曰祇說者個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
將錯就錯與你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
在來日 雲門澄云天親錯下名言若是內院說底
法直得摩竭提國更須掩室毘耶離城猶當杜口何
故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崖無耳卻知音 靈巖儲云
將錯就錯則不無薦福若是者個法玄字腳也不會
動著更說甚麼向下文長乃豎拄杖云看看木上座
將百億四天下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百億器世
界中間所有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菩薩聲聞人天修
羅地獄畜生有情無情四足多足總鎔作一卷無畏

普光明經爲汝諸人晝夜說熾然說無閒歇衆中還
有證無生法忍者麼有則出來喫棒

勝思惟梵天謂不退轉天子曰我常於此佛國土
不會見汝天子曰我亦不會於此國土不會見我
天童悟云者兩個漢各自分疆立界各各不相見各
各自稱尊不顧旁觀者醜 大愚鵬云不會見汝不
會見我一對無孔鐵錘難爲勘破我當時若見各與
二十拄杖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
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依何而住我一千

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魔王不見金剛齊卽從祇如金剛齊還見魔王麼 徑山杲云旣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恁麼道互相熱瞞法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卽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麼喝云寐語作麼 東禪嶽云富貴卽易貧窮卽難虛空無心牆壁有耳二老漢不得無過且道過在於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 雲門信云金剛齊太殺漏逗旣不依有無而住怎麼又被魔王覷見 資福侶徵云一

千年覓起處不得因甚忽一日得見莫是金剛齊滲漏麼莫是魔王眼花麼

入定僧因外道問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什麼義僧入定問彌勒勒爲答了卻出定語外道曰譬如陶師埴埴成器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往復神用 法林音云外道何不待者僧出定時便云卻勞上座今有三十棒寄與兜率內院看者僧又如何折合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陞座以尺撫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帝曰

不會誌曰大士講經竟

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白雲端云二大士被武帝一
狀領過 本覺一云大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腳
諸人如今要聞麼良久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磬
山修云三大老一人有定國之謀一人有安邦之智
一人有過量之才可惜武帝未能構得雖然帝王自
有擎天略不動干戈定太平

不向雙林寄此身卻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
老也是悽悽去國人

雪竇顯

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白雲端

兩口明明無一舌同生同死爲君決那吒頂上喫痰

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東山空

大士一日見武帝不起羣臣曰大士見帝因甚不
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天寧琦云壽山從朝至暮不知走了幾遭若是法地
誰敢動著一莖草復云我不恁麼道傅大士坐了起
不得 磬山修云楚石恁麼道起了坐不得有起得
坐得底出來相見喝一喝云雖具一雙窮相手未嘗
下揖等閒人

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

動爭奈雙林半樹秋

投子青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武帝帝問是僧耶
士以手指冠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鞞履曰是俗耶
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旁觀 佛

心才云要識三教聖人體麼向武帝問處會要識三
教聖人用麼向大士指處薦取直饒體用分明衲僧
門下大遠在 五峰甫云武帝若是作家君王好立
刻趕者碧眼胡出國何故稽察奇言異服律有明條

獅峯遜云傳大士抖搜三百六十骨節不消武帝

一個耶字冰消瓦解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鞞頂戴冠要使三家同一

轍規沙終是不成團

笑翁堪

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
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一衲戒

大士頌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
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

玄沙備云大士祇認得個昭昭靈靈 雪竇顯於欲
識佛去處別云三生六十劫乃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直饒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云玄沙也
是打草驚蛇 九峰勤云大士向一法中而見有異
九峰卽不然夜夜困卽眠朝朝覺卽起 洞山聰云
九峰大力量人言不虛發洞山又不然困來卽便眠
覺來卽便起祇如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麼雖然如
是三十年後且莫和泥合水 法昌遇云傳大士如
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麟甲羽毛總在裏許逃生
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定別有生涯 保寧勇云玄
沙道大士祇認得個昭昭靈靈洞山道你衲僧家白
日還打睡麼者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

別有天復頌

要眠時便眠要起時便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卻柴
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阿呵囉哩哩囉哩
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良久云曾被雪霜苦楊花
落也驚 天衣懷

五里一個亭十里一個鋪八表露堂堂來往無回互
君不見臺山路上驀直婆慣向人前指去路 曹源金

大士頌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

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心聞賁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橫身不受斧鑿

木菴永

狗走抖擻口猴愁搜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斷橋倫

輪囷枯木久梳風雪雨無侵花更紅節令不隨還結

子難將化母論其功

澹水洽

靈木無根長石苔森森茂葉玉花開年深結個黃金

果不待風吹香自來

幻雲用

大士頌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

冰來煮茶

須彌納芥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閒長河攪著成酥

酪輕輕擊透祖師關

圓悟勤

大士頌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凋

五祖演云古人可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白蓮曲順

後機亦爲頌出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麤中麤

寶壽方云有物先天地將什麼作眼無形本寂寥舉拂

云者個吟能爲萬象主天際日上月下作麼生不逐

四時凋瞞歷代老古錐卽得山僧則不然無物先天

地有形本寂寥不爲萬象主常逐四時凋

城山洽云大士恁麼主張引人向鬼窟裏作活計者裏卽不

然有物先天地無時不寂寥能爲萬象主亦逐四時
凋 捩松客云今日若與寶華相見三十棒斷不相
饒何故吟豈不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土面灰頭不染塵花街柳巷樂天真金鷄唱曉瓊樓
夢一樹花開浩劫春

足菴鑑

蘇州有常州有西湖岸上垂楊柳誰家屋裏沒些兒
慙愧對人開大口

寧遠地

忻州翁因佛陀波利尊者遊山翁見乃問甚處去
利曰臺山禮文殊去翁曰大德見文殊還識否利
無對

汾陽昭代云今日慶幸 雲門澄代作禮三拜老翁
若更如何轉身拽杖竟去 法林音代云法林自幼
服甘菊

臺山翁問佛陀波利尊者何來利曰西國來翁曰
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否利曰不將得來翁曰空
來何益利遂回

太陽玄云當時下得甚麼語得與文殊相見免回西
天乃展兩手似伊 法林音云不空罽索

臺山翁因無著喜遊五臺翁牽牛飲水導入問近
自何來著曰南方問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

比丘少奉戒律問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卻
問此閒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溷雜凡聖同居曰多
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汾陽昭代云識得你 雪峯存問前三三後三三意
旨如何靈雲勤云水中魚山上鳥峰云意作麼生雲
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徑山杲代云和尚如此住持
直是不易 天童傑云前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良
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長翁淨
云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百前三三後三
三蘿蔔芋苳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

笑且道笑個甚麼不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
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
團圓都在畫圖中

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祇見翠山巖 明招謙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明覺顯

堪笑前三三與後三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卻因無著分明
見從此清涼沒可參 佛印元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

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佛眼遠

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悵不因遭毒手誰肯燒夜香

月堂昌二

寬鞵著瘦腳短袖入長臂竿木旣隨身逢場還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重檢點
目前包裹露毳毳

三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鍼爲報禪徒應諦

聽船乃隨流石乃沈

般若柔

坐久成勞憶故人相逢花下論閒情誰知客路天涯
遠飲盡殘尊猶未醒

且拙訥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真起來不見文殊

面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巖瑞

翁與無著喫茶次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個
麼曰無翁曰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

洞山价代展兩手又云有無且置借取者個看得麼

曹山章代云久承大士按劍爲甚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與麼癡客勸主人 汾陽昭云謝顧問

寶壽新代云原來你不曾到我南方在但更云無

無

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涼

寺問著原來總不知

正覺逸

玻璃寶盞對君擎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

衆爭教人不辨輸贏

象田卿

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

會玻璃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翁因日晚著曰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
不得曰無執心翁曰汝受戒否曰受戒久矣翁曰
既無執心何用受戒著辭翁令均提童子相送著
問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名大德著應諾童曰
是多少

洞山价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汾陽昭於何用受

戒處代云悔出前言於童子是多少處代云識得你
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
人滿目白雲臥荒草

道吾真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躍躍虎視耽耽擬數看數

欲談何談均提謾有垂鞭意象王蹴蹋亦奚堪

投子舒

翁因無著問莫是文殊否老翁曰豈有二文殊著
便作禮

趙州諗代云文殊文殊

薦福懷云無著祇有先鋒

且無殿後老翁若不隱身去有甚面目見無著 法

林音云須知無著作禮也未必是好心

無著見化寺無額問童子此寺名什麼童子以手指金剛背後曰看看師回首化寺乃隱

仙巖智云童子不是個隱身三昧將什麼面目見他樓臺雖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劫初忽指金剛看背後年衰多被鬼擲掄

佛印元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覩金剛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正覺逸

信手書成山寺額詮題二字更分明那堪回首高巖望一片浮雲入暮平

仙巖智

驀入桃溪曲寥寥返棹舟家私盡浪蕩四顧水悠悠劍去多時矣阿猷休刻求

大戲燈

金陵寶誌公問一梵僧曰曾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否曰見誌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僧曰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昭代誌云不枉西來法林音代云未西來時山僧有三十棒因甚至今還不知痛誌公十二時歌曰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

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天目禮云大小誌公祇向境上著倒山僧則不然有時因好月啓戶望前峰

誌公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沙備別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個道場 元覺

徵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 雪竇顯云

一對無孔鐵鎚 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

香擇火 天童覺舉誌公語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

舉玄沙語云奇怪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

戲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報恩

秀云身是道場髑髏前見鬼無數真個道場何妨徹

底承當雖然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失弓人得

之猶爲得也 龍池傳云老僧晚年無事終日祇是

拈香擇火 古南門云諸人每日拈香擇火還見寶

誌公也無若見正好喫棒

五蘊山頭古佛堂拈香擇火好承當何須向外求賢

聖終日無非是道場

本覺一

野老家風迥異常太平勲業總相忘皇風一片知何

處燕舞鶯啼日正長

宗鑑法林卷四終

宗鑑法林卷五

集雲堂編

應化聖賢

南嶽慧思大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日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五祖戒代誌公又傳語云更說道理看 報慈遂徵云且道是山上語山下語 雪竇顯云有什麼屎臭氣 翠巖芝云思大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天

聖秦云思大祇知開口寶公平地喫交 雲居舜云
思大誌公未傳語前猶較些子 瑯琊覺云驗人端
的處 芭蕉徹云更進一步又云雖是入泥入水幾
人構得 保寧勇別思大云傳語法師合取狗口
雲居莊云兩個漢總與一坑埋卻不爲分外雖然也
不得草草良久云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獅林
則云一人拖泥帶水一人斂手縮腳徐六擔板遭人
檢點名衆云寶公思大卽今在山僧拄杖頭上眉毛
厮結共展神通還見麼拈起一枝無孔笛臨風丁倒
兩頭吹 楚石琦代誌公復云勘破了也 龍翔訢

云思大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里 平陽恣云
誌公傳語不是好心思大雖是本色人未免落他圈
圍者裡還有爲思大作主者麼良久云儂家不管興
亡事一任和雲占洞庭 棲霞成云思大高踞南嶽
峰頂自謂義皇上人卻被誌公輕輕一拶便見手忙
腳亂 黃蘗琦云蚌鷓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天目
律云將謂思大有甚長處

一口吞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絃不必鸞膠
續祇要知音側耳聽 虛堂愚

佛與衆生一口吞纖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纔挑

起鼓動三千海嶽昏

尼閒林英

目視烟霄臥白雲不知山下有乾坤從何更有衆生

度三世如來一口吞

本覺一

時清休唱太平歌大冶紅爐著一毛試向其中撮灰

燼互天紅焰已周遭

蒙庵嶽

萬年杜順大士頌懷州牛喫禾

慈明云河沙世界

益州馬

腹脹

蠃銜

天下覓醫人

驢頭

炙豬左膊上

畫虎成狸

象田現云祇者一頌如萬仞銀山無你措腳處又如

一團栗棘無你下柴處山僧不惜眉毛一一爲諸人

下個註腳懷州牛喫禾上大人益州馬腹脹丘乙巳

天下覓醫人化三千炙豬左膊上七十士有者道和

尚恁麼也是將土泥裡洗卻向他道爾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從不快裡消磨桃花暗已隨流

水空使劉郎惆悵多

心聞賁

蠻婆哈酢漿三尺村老聞酸面百摺引得乞兒聳膊

寒儼然一幅吳生筆

苕溪森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顚可憐日暮蘼香

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南菴依

明州憨布袋以杖荷布囊并蓆內盛盞盂木履魚

飯菜肉瓦石土木於稠人處擦下曰看看又一一
拈示問人曰者個喚作甚麼

瑯琊覺云慈氏菩薩 昭覺勤云熟處難忘

彌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金生麗水至寶滿袋
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裡
螢光日下燈布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

野

軒遵

都盧一個布袋裡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攜去
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

白雲端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

大打開般般拈起隨人愛

靈源清

嬾向粧臺巧畫眉玉釵敲斷竟如癡衷腸話盡人難

曉除是清風明月知

師瞿濟

布袋在通衢立有問在者裡作甚麼師曰等個人
僧曰來也師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僧擬接師
縮手曰汝不是者個人有時見僧前行乃撫背一
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

歸宗柔別云歸去來 寶壽方云者僧也許伊是個

行家祇是猶欠些子待道等個人便好云與麼則請
和尚先行他若更度橘子便好撫掌呵呵大笑拂袖

而去 棲霞成云布袋逢人便賣弄若不得個橘子
幾被者僧賺卻汝不是者個人賊過後張弓

拈起而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
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

兮一天明月 佛慧泉

咄者憨布袋眉麤兼眼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

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卻債 保寧勇

拊背覓錢成漏逗回頭轉腦昧真機可憐鬧市無人

識空手肩擔布袋歸 佛照光

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一錢覓得無及

處猶自區區誑阿誰 北磻簡

逢人乞一文袋裡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作

環溪一

布袋將示寂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說偈曰

彌勒真彌勒 天童覺云 分身千百億 築著 時時示

時人 高著 時人皆不識 當面 安然而化 諱卻

天童覺云憨布袋攔街截巷直是無迴避處還辨得

麼腦後見顯莫與往來 徑山及云彌勒三百六十

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向諸人懷裡了也還識

得也無卓拄杖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寶壽

新云盡大地是樓閣徧法界是彌勒爲什麼有識有不識雖然且待來日 金粟元云者漢不打自招山僧比者路見不平要與他華摩一上彌勒真彌勒少賣弄分身千百億者野狐精時時示時人費力作麼時人皆不識切莫壓良爲賤或有路見不平底我要問他布袋和尚吟擬議不來驀頭便棒

接著一個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裡許多

彌勒世尊 瞎堂遠

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原不

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

跋陀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

曰空者曰祇明得因上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生

問如何是果上色空者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

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鹽官云因中色空果上色空總是夢中說夢 汾陽

昭云休葛藤

靈光滿目蒺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知緣不

礙執情還被境消磨 雙泉瓊

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卻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

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天衣懷

堂堂色裡無空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
二色號原來不我名

靈隱本

波羅提尊者示異見王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
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
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徑山杲云畢竟那個是佛性那個是精魂 天寧琦
云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紫
麼玉容寂寞淚闌干一樹梨花春帶雨 瀛山闇云
當時喚作佛性尊者面皮已厚三尺更說八處作用

教壞人家男女不少雖然如是比他一等弄精魂手
脚猶較些子 洞山瑩拈拂子拂一拂云者個是佛
性將什麼喚作精魂又拂云者個是精魂將什麼喚
作佛性連拂兩拂云癡人面前休得說夢擲下拂子
大覺昇云大小尊者祇識得精魂佛性未夢見在
或有問如何是佛性向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龍
華體云精魂佛性相去多少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
除却是非難

草深路塞將北作南冒名頂替不識羞慙那堪更事
語喃喃賺他無限癡男女錯認鞍橋作下領

香幢海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一綫
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

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南堂靜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

舒光轉法輪 劉興朝居士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
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

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聩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

齊開眾妙門

在鼻辨香梅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

覲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

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

般柴未是奇

在足運犇草鞵蹋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梵志詩曰梵志身死去魂魄見閻老讀盡百王書

不免被捶拷

風穴沼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千巖長云祇是現成話風穴用恰好 芥菴大云梵志俗氣不除風穴未免擔板且道蔣山有何長處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天台豐干禪師謂寒山拾得曰你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去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作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蕭翼 寶壽方云明施縱奪還他寒山暗下鉤錐須是豐干若在衲僧門下并須喫棒 靈溪昱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天台寒山子因趙州到遊山次見牛跡山問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曰既是羅漢因什麼却喚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什麼曰蒼天蒼天山曰者小廝兒却有大人作略

靈巖儲云寒山也是虛空裡剜窟窟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盡力祇道得個不識祇如二人一等道蒼天蒼天還有優劣也無一僧云蒼天蒼天巖云識得你也僧擬議巖却云蒼天蒼天

寒山預知滹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往松門接
滹山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啗三聲滹
山屹然無對寒山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
相記得麼滹山無對拾得拈起拄杖曰老兄喚者
個作什麼滹山又無對寒山曰休休不用問他自
從別後已曾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
永寧鼎云者兩個掣風掣顛漢使盡神通用盡伎倆
要且出滹山圈圍不得復頌
一擡一捺笑清風野鶴無心參碧空可歎憨憨渾不
顧相依相盼白雲中

寒山詩曰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貓若能悟理性
那由錦繡袍珍珠入蓆袋佛性止蓬茅一羣取相
漢用意總無交

僧鑒青云好座天台山被者漢塗污了也

寒山因衆僧炙茄次山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
下僧回首山呈起串曰是什麼僧曰者風顛漢山
却向旁僧曰你道者個師僧費却我多少鹽醬
寶峰文云寒山打者僧實爲費鹽醬多莫別有道理
黃龍清云寒山祇知爲者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
已拋撒更多那裡是拋撒處良久云十方世界成狼

藉一日收來五味全 獅林則云大樹大皮裹小樹
小皮纏者僧旣受寒山點檢寒山也合受人點檢
城山洽代奪茄串打云茄子也不識

寒山曰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見龜
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

洞山聰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
須菩提入僧堂裡去也珍重

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

保福權云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

朝日出東 靈溪昱云大小寒山出門不認貨好與
三十拄杖

拾得埽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
汝畢竟名什麼得乃放下筥帚叉手而立主再問
得拈帚埽地竟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得曰作
什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
笑哭而去

靈巖儲云寺主祇問一個姓名拾得將無量劫來氏
族名字一齊陳出寺主直是妙智圓明分疎不下寒
山雖將衆藝字母重爲注疏幾多人作哭笑會不識

自已姓名者不妨疑著

大地墜塵日不清不知何法得安寧
祇饒鐵鑄生笊帚掃到驢年轉更深

梅谷悅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是真
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旋陀羅尼
三昧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徑山杲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
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
來 靈巖儲云清波萬里湛寂凝然寶月凌虛光吞
羣象正恁麼時喚什麼作旋陀羅尼三昧驀地迅雷

一擊猛風四起雲散星飛水枯月落靈山一會又向
甚處去也諸人要識智者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
何處避殘紅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
散不因南嶽有誰知

楊無爲

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沙便是江南舊行
路和烟隔水見梅花

蘿月瑩

舍盡家財與已財祇將真法供如來當初一路今何

在觸目靈山翠作堆

天目禮

好將真法供如來花在幽巖險處開一夜狂風吹欲

盡落英無數點莓苔

虛堂愚

法華志言大士因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
本來無一物一味卻成真

資福玉云既無一物將那一味成真者據佛法大意
瞞許公卽得若有問資福佛法大意卽云本來物物
皆成現莫將一味認爲真 三昧真云認一味隋志
言窳裏不認一味隋資福窳裏認卽是不認卽是

志言因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質曰請法華燒
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江天銓云賓主二俱負隋待質云請燒香何不答云
汝還要覓第二辨那待志言云未從齋戒覓不向佛
邊求何不答云向來疑著者老漢如今有問西來意
山僧劈脊與它三十有請燒香者今日卻放過何故
傷龜怨鼈總由在我 尸阿蠹云王質當時若掩耳
出去志言有它是不有它是復頌

江南爲客旅夜夜問歸船夢裏一聲啞扶橈過那邊
山影本非眼裏見塔吟豈屬耳邊聞會得不須生別
解一毫頭上薦全真 四航海

志言因國子助教徐嶽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

東畔底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東蓮詠云徐嶽當時待道街頭東畔底作禮便出不
惟做箇伶俐道者亦免志言第二杓惡水 普明御

云街頭東畔底還是西來意也無既是因甚三般人
不會徐嶽何不進云老漢呌看志言又作甚麼伎倆

志言因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資福玉云蚯蚓穿過你眼睛蝦蟆跳進你髑髏避之
不得卽之不能惟有寺裏文殊卻沒有 三昧真云
眼睛穿瞎也髑髏穿破也既不用避亦不用卽且道
寺裏文殊還有也無

志言因僧問師凡耶聖耶師遂舉手曰我不在此
住

魯菴遠云不在此住志言較些子無端舉手作麼我
者裏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笑看孺子之風雅

我不在此住聖凡成贖語淡林秋夜寒木落聲疑雨
尸阿蠹

西天祖師

初祖迦葉尊者蹋泥次有一沙彌問尊者何得自
爲祖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法眼益云我當時若見拽來蹋泥 五祖戒云迦葉

與沙彌說得道理好 洞山价云莫要喫茶麼 保
寧勇云雖然如是旁觀者哂 西山音云大小尊者
極善和泥合水

迦葉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祖曰覓我者是汝我
曰者個是我我師我何在祖曰你問我覓

牧智成云大小尊者祇解就地彈雀不能仰面射鵬
待問如何是我我和聲便打云師我何在亦和聲便
打非但拔出他永劫邪根種子亦見我祖師門下用
處不同

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

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祖應諾葉曰倒卻門
前刹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巖芝云千

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泐潭清云刹竿未倒穿卻

諸人髑髏換卻諸人眼睛刹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

迦老子 雲居莊云若向刹竿未倒時會得埋沒先

宗刹竿倒卻後會得辜負自己且道金縷外畢竟別

傳何物三面狸奴腳蹋月兩頭白牯手拏烟 漢月

藏云世尊傳底且道在金襴袈裟外金襴袈裟內咄

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卻門前舊刹竿不取一時爲上

瑞百千年後與人看

草堂清

花葉聯芳信有期
飲光抗名劃分披而今莫問當時
事路上行人口是碑

正覺逸

提起金襴惹倒刹竿步步踢著綠水青山

旻古佛

慶喜門前倒刹竿
金襴傳外有何傳
天然外道無師
證爭奈威音佛已前

張無盡

心心相照始相知
金色頭陀別是非
五里牌從郭外
看當人不肯怨他誰

道場如

瑠璃殿上付金襴
棗萼聯芳得二難
門外刹竿從放
倒免教南北問風旛

上方益

金襴傳外復何傳
報道門前倒刹竿
好笑踢青人爛
醉滿川桃李自無言

石碧明

怛薩阿竭二千年
密付親承盡浪傳
直至如今成露
布刹竿依舊倚門前

大洪恩

等閒饒舌話金襴
便與當頭倒刹竿
從此天倫轉無
義冷光猶自逼人寒

瞎堂遠

弟應兄呼畫不成
誰人肯向裡頭行
自從家破人亡
後直至如今事轉生

月林觀

翡翠羽毛麒麟頭
角弟應兄呼震動海嶽路
遠夜長
休把火倒却門前刹竿著

高原泉

野店山橋逐馬蹄行行桃李自成蹊誰知古岸垂楊
外別有春風舞翠微

尊道啓

三祖商那和修問翹多尊者你年幾耶曰我年十
七祖曰你身十七性十七耶曰師髮已白爲髮白
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爾曰我身十七
非性十七也

天童悟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江天銓云三祖旣
善分析翹多分析更善若是我土祇好作座主奴子
有分

空林冷月碧水涼雲清風巖下一派秋聲 阿蠹

四祖優波翹多因訪一老比丘尼纔入門乃觸碎
鉢孟尼曰佛在世日六羣比丘甚是麤行數來我
舍尚不如此尊者紹祖位人得與麼麤行祖默然
汾陽昭代云已知錯誤 法林音云在祖師尚然况
今時耶遂大笑

五祖提多迦因四祖問爲身出家爲心出家者曰
夫出家者無我我心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
是常道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爾祖曰汝
當大悟自心明朗於佛法中度恒沙衆

芭蕉徹云譬如琴瑟箏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

能發

七祖婆須密尊者因佛陀難提索以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提知祖義勝心卽欽服

三昧真云者樣便稱義勝東土人人可以做祖師不知佛陀心欽服也未 梅徹惺云七祖雖不論義未免搖動脣吻難提淡領欽服也是向它人舌尖上討分曉

九祖伏馱密多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雲蓋本云父母非我親無有不親者諸佛非我道無有不道者祖師得第一句雲蓋得第二句有人添得一句許伊鼎足三分 密菴傑云父母非我親眼裏絕纖塵諸佛非我道鐵眼銅睛覷不破汝言與心親蚊子齧鐵釘汝行與道合上下四維俱匄帀祇將此語報深恩朵朵紅蓮火裏發 伏龍長云父母非我親我亦非親者諸佛非我道道亦非我者祖師也不得第一句雲蓋也不得第二句千巖碎身如微塵何止頭破作七分 慧雲廣云父母非我親者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者是最道者祖師得上半句東菴得

下半句還有道得完全句底麼便喝

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
掀倒棋盤脫布袍

瞎堂遠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蹋徧天涯得個冬瓜印子至今

目瞪口呆

松源岳

父母非親親是誰雙眸炯炯帶雙眉含元殿上不相識
正是岷峨相見時

石溪月

父母非親誰最親長江滾滾浪如銀一帆高挂烟波外
始信縱橫不是塵

小三圓

十祖脇尊者問夜奢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

汝住何所曰我心非止祖曰子不定耶曰諸佛亦

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翠巖芝云祖師與童子一問一答總欠會在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
碎玉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嗷嗷

南堂靜二

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忘百日饑二十拄杖
十分槌免教辜負兩莖耜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片

瞎堂遠

十一祖富那夜奢因馬鳴大士問我欲識佛何者

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
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
彼是木義祖復曰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卻問木
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士豁然省悟
岸麟駿云徃復所言現大機用 四航海云當時大
士若問崇福我欲識佛卽掩住伊口令它向未開口
處會取免得在鋸義木義中作活計

十二祖馬鳴大士因一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
臣人民祖問汝義以何爲宗外曰凡有言說我皆
能破祖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

汝破外道屈伏

法林音云破也

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
舌不消一曲太平歌 本覺一

十四祖龍樹大士見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盃水
致面前婆見乃取一鍼投之祖大喜

龍猛盃中水提婆毳上鍼人人爭得失個個話浮沉
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磔下獲黃金

瑯琊覺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

輦喚回三十六宮愁

心聞賁

師資意契芥投鍼邪鐵下水一般沉兩岸桃花無覓處泊舟原是渡江人

南菴依

十七祖僧伽難提因聞風吹殿鈴聲問伽耶曰鈴鳴耶風鳴耶伽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芭蕉云尊者大似憐兒不覺醜護國嶽云伽耶認魚目作明珠僧祖將燕石爲美玉仔細檢點將來好與一阬埋卻何故屈原若不逢漁父千古誰能論獨醒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因師子尊者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你若有用卽非功德你若無作卽是佛事

江天銓云如今一等閉目藏睛斷昏沉止妄想以無作爲佛事者比比皆是是皆祖師之罪人也我者裏灌蔬作菜種田博飯每日只在者裏用心若要求道一棒打折你驢腰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月氏國王聞其有道乃越國往見之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

中峯本云飯裏沙泥裏刺彷彿不同依稀相似大王
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徃還千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
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圓悟勤

師子因罽賓國王秉劍問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
蘊空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曰就師乞頭得
否祖曰身非我有豈况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
數丈王臂自落

玄沙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天童華云隨
穠穠漢 玄覺遂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童云將蝦釣

鼈 汾陽昭云知師不吝童云將錯就錯 雪竇顯

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童云提水放火 翠巖芝云

當時祖引頸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
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童云莫要說夢

芭蕉徹云賣寶撞著瞎波斯童云誣人之罪 瑯

琊覺云罽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
子且不解返躑童云賊過後張弓童總云者一隊漢
被山僧剝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拈拄杖卓一下

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
落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 天寧琦云似則

也似是則未是 古南門云雪竇祇解歸德於君不
善承休於祖有人辨得國王尊者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龍門遠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佛性泰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鼓山珪

吹毛劍舉乾坤黑臂墮山河掩日光趯起須彌頭倒
卓方知兩兩不成雙

湛堂深

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亂零

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映菴鑑

口念木瓜醫腳氣紙畫鍾馗驅鬼祟一生若解和羅

槌日日喫酒日日醉

懶菴樞

師子頭落罽賓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

明月

朴翁銛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孤峰深

劍下十分真難藏獨露身江流石不轉徒有蘊空名
北磻簡

夢中要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驀地覺來伎倆
盡牀頭山月已三更

石菴瑤

蘊空誰見法中王覲體何曾礙劍光古廟藤蘿穿戶

牖斷碑風雨碎文章

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盆膝上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
指鸞膠難續斷腸人

虛堂愚

上大人丘乙巳陌上相逢論詩禮三百篇中意若何
仲尼一言備之矣江南三月鷓鴣聲有堪聽有不堪

聽

山茨際

拾得羊打得狼柴頭更遇孟八郎劍入太湖成龍去

空遺星斗煥文章

玉笈乾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義外道
曰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
曰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
汝旣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安名非義祖曰
我說非心安得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曰
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辯非義是名無名祖曰
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是五
十九番外道乃伏

芭蕉清云譬如象馬加諸楚毒至於徹骨方乃調伏

太陽玄云蚌鵲相持死在漁人之手又云何用繁
言 徑山杲云婆舍斯多何用切怛當時若見他道
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卽今莫有與妙喜
默論者麼或有個出來道墮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裏
作活計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因東印土國王請齋次王曰
諸人盡轉經師爲甚麼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涉
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心力 大滙智云還見二十
七祖看經麼行時腳跟不著地坐時心識似風飄

報恩秀云者老漢無大人相把葫蘆馬杓翻騰一上
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 博山來云險處錐穩處
劄國主探端灑不溼釘不入尊者機辨如是經還轉
也未待你腳跟下線斷始知信受奉行

秋高月色連雲白澹泊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
意何須特地更商量

大滙心

靈犀翫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脊底一雙寒碧
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
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卻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
歸

天童覺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萬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花深處眠

懶菴需

不是塵泥難混跡尾巴露出要人看長松坡下遂成隊時把劫空地翻

木菴標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卽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道宗基

般若行路次有人問汝行何急祖曰汝行何漫又問汝姓甚麼祖曰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能測芭蕉徹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天童悟云大小祖師被路人換卻眼睛古林如云可怪尊者大路不

行卻向草窠裏鞦

般若告菩提達磨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蒼天更添怨苦蹋爛西天東土盡未來際英靈遭它一網打破

默菴慧

宗鑑法林卷五終

宗鑑法林卷六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普通七年至梁武帝問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
曰不識

汾陽昭云弟子智淺 五祖戒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中峰本云缺齒老胡手
攜泥彈子要與東震旦人鬪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

集雲堂編

王指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個不識 愚菴孟
云或有問山僧第一義諦雙柑迤邐黃鸝下蹋遍落
花鴛水春 靈隱禮云達磨大師氣蓋神州被武帝
一拶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雖然如是也須救取
武帝 清化噫云盡道武帝不會祖師意殊不知達
磨被他兩度驗出骨髓

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上無謀
略剛被胡人亂一場 泉大道

廓然一鏃遼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千
古萬古無消息 正覺逸

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個金剛

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保寧勇

第一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
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上方益

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慙色少喜多瞋 長靈卓

始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
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磐石胡僧虛費平
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佛鑒勤

廓然無聖露全身覲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
苑一花五葉自然春 雲巖因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竅透出玄妙機

正堂辨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黍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
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天童淨

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蹋空勞
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癡鈍穎

萬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
句楊子江頭放你行

石溪月

廓然無聖來機徑庭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回頭而
墮甌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
河澹斗垂夜柄繩繩衣鉢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

宏智智覺

陌上多開菜麥花銜泥紫燕畫梁家可憐狼藉春無
數那得風流染絳紗

雪嶠信

初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法林音喝一喝云早曲了也

急水波心下直鈎魚龍蝦蟳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
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松源岳

初祖自梁涉魏至少林面壁而坐九年方得二祖
先被梁王勘破卻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
不識者個

白雲端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須莫入洪波裏

鼓山珪

金鰲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鉤

徑山杲

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強將言句空施爲

省堂主

一片虛凝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啓口佛祖強安名

正堂辨

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殺人彌天罪過

木菴永

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慙惶九年面壁成何

事賺卻平人入鑊湯

湖隱濟

雲和斜抱月光寒白雪陽春信自彈不遇知音輕側耳幾應撼碎玉闌干

斯瑞法

嶠嶠嵩峯高逼雲漢誤爲神炁折去一半

遠門柱

初祖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時有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吾所見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如吾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三拜依位而

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

薦福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塗
轍中翻成塗轍若教伊蹋著德山臨濟門下免見九
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
兒孫 太陽玄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個甚麼自
云不得不得又云意况不到 翠巖芝云二祖被他
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會摸著因甚麼卻紹祖位
五祖演云當時若見四人恁麼各與三十棒祇如
白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畱一棒與諸人其閒若有知
痛癢者不惟不辜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脫或未然

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多見囫圇吞卻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巖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

通卻使老盧雙淚泣

天衣懷

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映碧天無孔笛中藏六

律一聲驚起釣魚船

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末端的皮毛脫盡孰親

疎誰言得髓能情息

圓通秀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柏風

龍門遠

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杯酒罷歸家

去畱得豬頭礙塞人

正堂辨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吾舊面皮

懶菴樞

捏目生花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瞞者般瞎漢能多

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簡菴清

死款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

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高峰妙

夜來獨自上西樓卻喜新秋月正幽試把玉簫吹一

曲惹他多少客心愁

晦堂鏡

雪壓竹枝頭風翻荷葉背胡僧白佛言應犯什麼罪

漢關喻

初祖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絲豪許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

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葛廬覃

初祖曰吾本來茲土傳法度迷情一花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

五祖演云大師信腳來信口道後代兒孫都成計較

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黎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

好南堂欲云提本分鉗錘碎情解窠窟還他五祖

要見開花結果處太遠在拈卻鄭州黎放下青州棗

出門便是長安道

初祖偈曰吾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不
如端坐靜觀心祇此心心心是佛

元叟端云坐煞達磨大師了也

初祖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二祖作種種說心說性不契一日忽
悟乃曰可以息諸緣也祖曰莫成斷滅去在二祖
曰無祖日子作麼生二祖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
可及祖曰此諸佛之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萬里孤舟駕怒濤長竿意在掣金鰲連拋兩釣無消

息惆悵空來打一遭

天目禮

的的西來末法僧來分此土最初燈神光冷地一吹

滅蔥嶺忙忙祇暗登

大川濟

萬里西來老骨粗不遵行止渡流沙被人打落當門

齒啞子分明喫苦瓜

或菴體

賊身未露罪全彰攪得西乾沸似湯項上鐵枷無計

脫卻來東土強分賊

無門開

心如面黑語似人蠻廓然無聖玉解連環楊子江頭

白浪少林雪後青山

栢堂益

大鵬展翅取龍吞一攪滄溟徹底渾觸碎珊瑚枝上

月至今千古暗昏昏

中峰本

東西走得腳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你一花開五
葉好見終不使爺錢

愚菴及

飄飄一葦渡江淮少室峰前眼不開默坐九年成底
事當門齒缺可曾栽

天隱修

初祖既葬熊耳山後三年魏宋雲使西域回遇祖
於蔥嶺手攜隻履雲問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
曰汝主已厭世及歸明帝已登遐矣迨啓壙惟隻
履存焉

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

師心兮戴手攜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

瑯琊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

行何曾蹋著自家底

五祖演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
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東山空

闔國人難挽西攜隻履歸祇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虎丘隆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腳徧地是刀槍

妙峯善

九年冷坐納敗闕隻履西歸更脫空後代兒孫徒妄

想鷓鴣啼不爲春風

雪菴瑾

死也不伏埋殯偷攜隻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
何處尋屍

孤峯深

禾山方云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
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個或謂惟
此一事實若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頌云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
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問初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吾心未寧乞師安心
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
汝安心竟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指背 圓悟勤云正與麼時
法身在甚麼處 五祖戒云若卽恁麼何用西來
雲居元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一言已出
駟馬難追 五祖演舉至安心處乃云白雲當時若
見好與三十棒何故他人見將謂說安心法畢竟如
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雲居莊云
殺人須是殺人劍活人須是活人刀
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

冷鼻孔依然搭上脣 白雲端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卻苦身三尺雪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不覓不安心 鼓山珪

覓心無處更無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 徑山杲

不待七處徵當下便不見猢猻水上打鞦韆新羅王子放一箭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 石碧明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心無

有未免全身被陸沉 誰菴演

屈節從長也大難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峰下一吸黃河徹底乾 或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個得一個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總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瞞 息菴觀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法還我孃生一臂來 隱山璨

覓心心已覓無踪識得年辰是普通從此不消閒曆

日春來積雪自消鎔

靈叟源

金風一夜催人老吹落梧桐教誰掃驀然飛在五乳峰波斯拈起當作寶

慧門勝

三祖僧璨大師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焉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

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梁山觀於覓罪了不

可得處云罪性向什麼處去也又云非但罪性覓者亦不見有 雲居齊云二祖深器之是肯他會佛法耶肯他說道理耶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流入海中

佛國白

無孔笛子瓊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五祖演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旻古佛

渾身臊癢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著了平生癢處一時消

水菴一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稜俱蹋
地儘教後代亂鍼錐無門開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
處正是賊歸空屋時大歇謙

通身是病骨黏皮舉世無人識得伊縱使罪根都懺
了依然失卻兩莖簪癡絕沖

萬里天開一陣風雲推桂轂出烟籠秋深秋浦那清
影露滴芙蓉兩岍紅無異來

三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
然明白

報恩秀云祖師道個嫌字先自憎愛了也卻云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又何啻揚聲而欲止響 德山繪別
云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怎見明白 佛川
義云祖師八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雖然直捷固然
直捷怎奈極是諠譌山僧更資一路至道無難惟嫌
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良久云叅

三祖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直上峰頭腳步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松林茂映彤雲
赤舉眼尋思便著瞞雲松品

自來拽杖千峰外誰識斑斕是大蟲拈得松聲無著

處和風吹徧碧桃紅月丁屏

三祖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元潔瑩驀拈拄杖云三祖大師來也以無緣三昧智
印三昧將須彌移至芥子孔見諸人不會化作奮迅
三昧穿卻諸人鼻孔眼睛走入露柱裏去也卓拄杖
三祖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雪竇顯云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
所以道糞掃堆頭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
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來正好連
架打 古南門云雪竇拄杖子雖善能爲祖師作主

要且腳跟未點地在

四祖道信大醫大師叅三祖問願和尚慈悲賜與
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師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
解脫乎師大悟

牛頭未生梅子熟也緩步人閒池成月下鳳書三到
懶開眸白蓮峰頂光相射

雲巖因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郎鶴

石田薰

四祖住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
席一日告衆曰吾武德年中遊廬山望破頭山紫

雲如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弘忍曰莫是
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唐太宗嚮師
道三詔不赴就賜紫衣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峰巍巍懶融不得

西天盍直付黃梅路上兒

楊無爲

島外尋師解縛歸雙峰山下獨幽奇卻將衣盍爲人

事乞與黃梅個小兒

佛國白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
舌百年逆旅要同塵

覺範洪

堅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個古錐坐斷雙峰無寸

草愛松畱得礙人枝

無門開

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卻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少室睦

解脫深坑得自由單提獨弄逞風流無端累及栽松
老業識茫茫未肯休

諾菴肇

破頭山下覓便宜勾引黃梅路上兒又向江南訪牛
首賺他花鳥絕來期

典牛游

四祖付五祖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
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小使生來氣宇雄性空內外滅真宗破頭老祖親遭

著扇起毗嵐覆地風

默菴慧

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西山栽松四祖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遂往周氏托生至七歲遇祖於黃梅祖問子何姓師曰姓卽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師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師曰性空故無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開花峰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楊無爲二

日出而作栽松爲樂昔栽幾何今滿巖壑白頭人去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卻少年松已

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國白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鄰家莫問去來事我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惟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無埃

天童覺

栽徧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田薰

幾年活計鑿頭邊萬本青松鎖翠烟夢破曹溪天地

闕再來不值半文錢 少室睦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急回首依然鼻孔不多爭 石室輝

手種青松數百株饑餐渴飲自如如無端借路重相見卻被人傳上祖圖 退翁休

約去栽松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真有孃生面無爺姓劫外靈苗不犯春 水菴一

種得千山無空地一枝猶在鑿頭邊不因脫賺周家女衣鉢何緣到汝傳 中峯本

破頭山裏栽松日濁港江邊寄宿時大法一絲懸九

鼎去來心事許誰知 愚菴及

初生犢不怕虎等閒來擊禾山鼓也是苦阿房宮裏稱巨富許多樓閣門無數那邊走過三五步波斯忽

遇耆婆天道個性空無我我無故 南菴依

五祖付六祖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蹋碓纔經八箇月衣盂夜半錯流傳風幡話墮聞皆喪今古怨牽到白拈 默菴慧

六祖慧能大師聞五祖黃梅往叅祖問汝自何來師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師曰惟求作佛祖曰嶺

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師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
然祖訶曰著槽廠去祖一日各令呈偈神秀書於
廊壁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
使惹塵埃師別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器之

石墜腰閒春碓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傳
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楊無爲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
物卻受他家一鉢盂

死心新

桂花包裹老黃梅不向陰陽地上栽蜂蝶豈知香遠

近難尋踪跡去還來

東山演

黃梅夜半錯分付纔得星兒便亂做大庾嶺頭屨一

堆後代兒孫遭點汗

木菴永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春一腳蹋到底黃梅信息通

佛照光

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
界新州柴把貴如金

破菴先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
棘直至如今在半途

妙峯善

菩提無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柴無事

獠剛然惹得一身災

無門開

不作樵夫作碓夫，祇將腳力驗精麤。知他蹋著蹋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西巖惠

七百高僧總會禪，眼空四海鼻撩天。黃梅若也無私曲，有甚衣盂到汝傳。

癡絕沖

荷條柴擔眼頭空，路入黃梅伎已窮。賣得藜林枝葉盡，嶺南無地種春風。

中峯本

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悽悽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已露更和賊。

辛菴儔

負春原是嶺南人，十字呼來九不真。漏得衣盂連夜

走至今無處著渾身

退菴英

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卻少林窮活計，櫓聲搖月過滄洲。

葛廬覃

新月澄溪上下圓，冷雲抹盡落遙天。城頭黑黑三聲鼓，萬象森羅枕子邊。

三峯藏

六祖因法性寺風颺刹旛，有二僧對論。一日風動，一日旛動。師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雪峰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齧齒峰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五祖戒云：著甚來。

由 巴陵鑑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旣不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顯云風動旛動旣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泐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若是靈俐漢懸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爲祖師作主者麼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黃龍新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明眼漢一點瞞他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云看 徑山杲舉雪峰語畢云要識乎

上座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要識雪峰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中峰本云嘗鼎一臠具知衆味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可謂嘗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心嘔吐 天寧琦云風動旛動心動與你拈卻了也向什麼處見祖師 徑山秀云大小祖師爲人錯下註腳合喫三十棒 龍池傳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也不是心動僧問畢竟是什麼動池召僧僧近前池打一掌云祇許你知不許你會又一掌云去 箬菴問云大小祖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金粟元云還知祖師落處麼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中間

一句不成文無限相思花雨淚

不是風兮不是旛黑花貓子面門斑夜行人祇貪明月不覺和衣墮水寒

法昌遇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荆棘生

保寧勇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屬都來祇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

三祖宗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

雪峯圓

滄溟直下取驪珠靚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真正

眼膏肓之病卒難蘇

道場如

指出風旛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

月照破儂家舊翠微

佛心才

夢遊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崕壁不知身在碧江頭

長靈卓

不是風旛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爲深那咤忿怒掀騰去析徧微塵不可尋

黃龍震

不是風旛是心動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孤鸞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

崇覺空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絲綸

擲不見冰輪蘸水寒常菴崇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應菴華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
雪堂行

張騫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地
者至今剛道有乾坤肯堂充

不是風兮不是旛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
了時復挑燈把劍看天目禮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孤峯淡

風旛心動一狀領過祇知開口不覺話墮無門開

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殷勤奉送寶馬金錢無準範

一點私情奈得羞也曾漏洩在君侯相思正值春三

月花落花開總是愁三宜孟

入暮微雲河漢遊鴈聲驚起一天秋樹高千丈西風
急眨眼紅黃逐水流天岳畫

育王崇舉巴陵雪竇拈畢云非風非旛無著處是風
是旛無處著撩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六祖偈曰兀兀不脩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壽昌經云兀兀不脩善撞破虛空成幾片騰騰不造
惡轉身挨倒空王閣寂寂斷見聞十方法界共慈門
蕩蕩心無著驚起蟪蛄吞五嶽祇如此意還相似麼
噫長江晝夜東流去海水從來不減增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什麼人得師曰會佛法人
得曰和尚還得否師曰我不得曰和尚爲什麼不
得師曰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巖芝云會得卽二

頭不會卽三首作麼生便有出身之路 徑山杲云
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
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
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
堂喫茶 天寧琦云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雲
居莊云得與不得會與不會卽不問祖師性命因甚
落在者僧手裏

信手拈來見自殊個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
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

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

圓悟勤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

酤酒三升

雪菴瑾

祖師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高峰妙

六祖因臥輪有偈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

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別曰慧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天童覺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

寶壽新云纔說乾

三連便有坤六斷作麼生圓成一卦去要知爻象分

明處祇在文王掌上觀

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

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出口是諸法之本

源乃神會之佛性師打一棒曰者饒舌沙彌我喚

作一物尚不中豈况本源佛性乎此子向後設有

把茅蓋頭也祇成得箇知解宗徒

法眼益云古人授記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

澤是也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神會沙彌失錢遭罪祇見鑿頭

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圓

悟勤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夫本蹤更有唐朝吳道
子平生紙上枉施功

慈受淡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閒夜半忽忘三尺
布卻將空手掩慚顏

法林音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
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白雲端
云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往往道言猶在

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閒知
音復是誰 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
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本覺一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淡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音
龍門遠二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祇隨流水
遠空畱冪冪野雲屯

雲開空自闊葉落卽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遠村

松源岳

與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
伴那更蕭蕭黃葉秋

虛堂愚

宗鑑法林卷六

終

